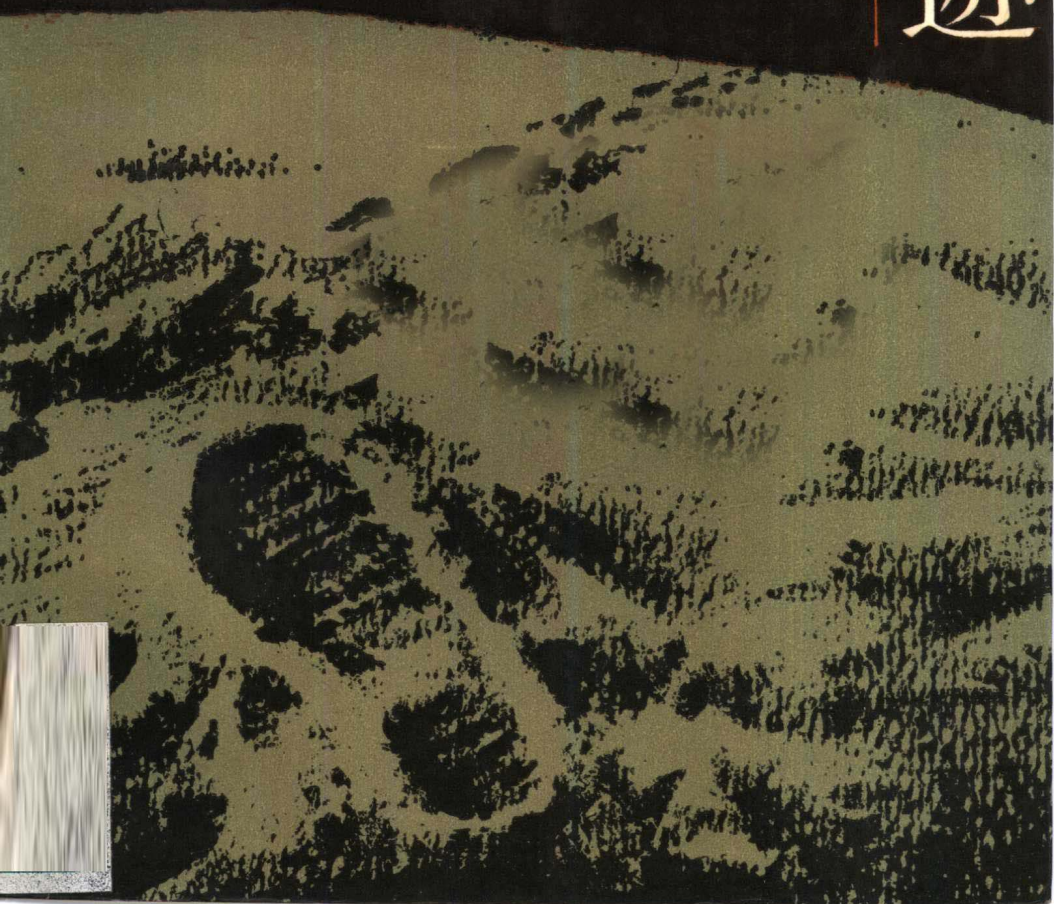


开拓者的足迹

周恩来 陈毅等老革命家

早年小说选

雍桂良 姚维斗 编



1246.7

2

开拓者的足迹

周恩来 陈毅等老革命家

早年小说选

崔桂良 姚维斗编

开拓者的足迹

——周恩来、陈毅等老革命家早年小说选

Kaituozhe de Zuji

雍桂良 姚维斗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4,000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0

书号: 10326·63 定价: 2.00元

编者的话

我们在从事老革命家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发现许多老革命家、著名烈士在文学方面造诣很高。他们不仅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许多见地，在诗文创作上也有很大成就。尤其是他们早年创作的小说作品，更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但由于他们后来专门从事党的更为重要的工作，不再有时间从事小说创作，且他们早年的小说多散见于各处，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环境，已经很难找到，有些就要湮没了。我们怀着对老革命家无比崇敬的心情，从五十年代开始，注意搜集他们早期的小说作品，经过多年的积累，才编选了这本老革命家早年小说选集。

本书收入的均是已故老革命家、著名烈士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短篇小说，对于健在的老同志和后来主要或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著名党员作家的作品不再收入。全书共收入二十三位作者的四十六篇小说。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除带自传性的外，描写了当时社会各种人物，有学生、教员、侠客和革命志士，也有染工、木匠、鞋工、车伕，有手工业者、贫农、士兵和乞丐，也有社会底层的妇女（少女、少妇、寡妻、慈母、老嫗），还写了军阀、贪官、豪强、土匪、流氓……从不同侧面、通过各种人物形象，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暴露和鞭挞了旧社会、旧文化

的腐朽、反动和罪恶，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革命的要求。作品表现了时代精神，寄托了先驱们对振兴中华、对人类美好社会理想的探索 and 追求。这些小说在艺术上富有独创性，形式和格调多样。有些小说是直接暴露现实的，写得真实感人；有些则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许多作品语言形象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善于心理描写，且善于运用比喻、讽刺、拟人化等手法。作品多短小精悍，往往只摄取生活中的一个镜头，反映一个片断，勾勒出黑暗社会的横断面来；也有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这说明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洞察细致而深刻，写作技巧相当娴熟。可以无愧地说，这些小说无论就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说，都是站在当时时代最前列的，它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开拓性的，是最初的花朵，应有其重要的地位。从现代革命史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革命家青年时代的爱憎与理想，可资我们对他们思想发展的研究，有其史料价值。

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和水平限制，我们搜集和选收的这些作品仅仅是老革命家早年小说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些作品的内容，一律保持原貌，只对明显的排印错误和笔误作了订正，对没有标点的小说进行了标点，并加了必要的注释。为方便读者，我们对每位作者的生平作了简要的介绍。作品的排列次序按作者的生年先后，凡同年生的，则按卒年先后排列。

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文艺工作者对老革命家早年小说的研究，并为现代革命史工作者提供一点资料；特别是供爱好文艺的青年同志，学习老革命家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在艺术上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等单位和张羽、程桂芳、吕芳文、窦爱芝、唐伯藩、胡白云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衷心的感谢。对于编辑方面的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雍桂良 姚维斗

一九八四年三月八日

目 录

李大钊：	
别泪·····	1
雪地冰天两少年·····	3
陈望道：	
天底·····	8
记忆·····	11
在杭州路上·····	13
茶话·····	15
黄负生：	
夕阳会·····	18
盆花·····	22
和平的死·····	24
萧楚女：	
卖水饺的恩爱·····	31
恽代英：	
真男儿·····	35
枕上的感想·····	43
阮啸仙：	
一个人家的蜜蜂·····	49
何孟雄：	
你杀他，还是他杀你呢？·····	52

周恩来：	
巾幗英雄·····	56
有什么分别？·····	69
袁玉冰：	
一个枪决犯·····	72
瞿秋白：	
猪八戒·····	76
那个城·····	79
夏明翰：	
死后的回忆·····	82
于方舟：	
庚子燹余记·····	94
方志敏：	
私塾·····	100
谋事·····	103
狗儿的死·····	103
杨之华：	
旧伦理底下的可怜人·····	114
李富春：	
一个法国兵的忏悔·····	117
张闻天：	
逃亡者·····	123
恋爱了·····	130
周先生·····	142
飘零的黄叶·····	152
——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	

陈毅：	
报仇·····	162
十年的升沉·····	166
西山埋葬·····	173
归来的儿子·····	182
生日·····	201
沈泽民：	
墙角里的人·····	210
潘漠华：	
乡心·····	214
晚上·····	222
人间·····	227
牧生和他的笛·····	237
尚钺：	
子与父·····	243
谁知道？·····	249
于毅夫：	
老孙婆的忧虑·····	256
破晓·····	261
田波扬：	
去之夕·····	267
秦邦宪：	
别时羞·····	283

李大钊：

别 泪

华氏^①，神京世族也。府第齐云，建筑极其壮丽，流衍日久，别为三支：甲支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因之浸染恶习甚深；乙支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丙支则多文弱书生，尚清谭，喜批评是非，文人墨客，常近接之。三支中甲乙二支，势力相埒而不相睦，而以丙支之势力为最微。于是群相与谋，咸谓非亲近甲支，不足以自存。

一日，过丙支之门，院落沉沉，碧梧荫蔽，牖户恍闻有少女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自繁叶丛枝中送出。微闻曰：“吾爱乎，行且与君子暂别矣！妾有满腹离愁，不知从何说起，妾今谨托于临别赠言之义，有所读陈，愿君子勿拒，幸一垂听。明知此日已不足以回君子之心，异日者，倘有忏悔之机，万一忆及妾临别之语，于愿足矣。……”以下囁

*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应聘任总编辑。他利用该报宣传新思想，触怒了把持该报的政学系政客。李大钊拒不向旧势力妥协，毅然辞去他苦心创办的《晨钟报》。这篇寓言式的小说，发表在他离别的前夕（同年九月四日该报上），反映了他的惜别之情和对旧势力不妥协的决心。

① 华氏，暗指中国。

喁细语，似互相应答者。少顷，又闻少女曰：“君子昔时，不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乎，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此事君子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君子不尝向妾自白矣乎！曾几何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妾固知非君子之初心，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君子明达，奈何见不及兹耶？今兹絮絮之谈，在君子今日，或不一顾，然妾固逆料君子，终有思及妾言之一日也。妾今行矣，但祝君子此后之行动，勿过于随波逐流，于断崖绝壁之前，稍一自持，天不绝人，沉沉堕落之深渊，君子或能自崖而返，妾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今与君子别矣！珍重珍重！”少女言已，匆匆出门，与少年握手后，犹以泪眼频顾少年，始掉头去。

少女何人乎？盖华族丙支中一少年名迪穆者之未婚妻桐子也。桐子幼孤，与华家为姑表亲，因寄居华家，迪穆颇善视之，桐子亦以身许。嗣以迪穆仍欲亲近甲支，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深以为不可，惟以云英未嫁之身，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且即干预之，恐亦无效，遂决然去而之他，业看护妇。临别对于迪穆之谏言，声泪俱下。厥后迪穆不至从甲支之败子，同为异姓之豪强所误，陷于可怜之境者，未始非桐子濒行之言，时迴旋于其脑海中有以致之。而迪穆后日，于艰难困苦中，与桐子相遇，竟得其援助，相逢话旧，盖不胜今昔之感矣。

署名：守常

雪地冰天两少年*

黄沙迷日，白草萦足，雪地冰天中，一少年武装作远行。时方隆冬，朔天凛冽，少年须眉尽冰雪，项间围以狼皮，里犹带血，未尽干，似中途猎获即用刺刀剥下者。

少年方昂头阔步迈往直前，若有预定之路程期于必达者。猛抬头，见一团落日将西沉，前路高山峻岭，横无去处，少年徘徊于此者约二十分钟许。

途望山下，有一处松林森列，其中山石夹隙处，斜庇作檐势，荆棘丛之。少年行至其处，出自来火，一面焚，一面拔刺刀剪其根干。忽自火光中跃出巨兽，狂吼怒奔，向少年猛扑。少年急移身避之，幸怀手中枪尚实弹，连击数粒，巨兽仆，细视之，乃一黑熊。

天已黑暗无光，狂风四起。少年剥熊皮铺地，脱行囊，出天幕，列之。食干馕(干粮)少许，饮保温器中水，然后抱枪实弹卧。

少年行至此，已历数月之久。馕且尽，身已疲，而壮志不稍屈。微一合目，旋即似睡不睡，默念此广漠之山川，至今人迹绝少，荒原大野，徒供兽蹄鸟迹纵横，岂不可惜！想西人之发见美洲新大陆，不知冒几多艰险，哥伦布始能告厥

* 本篇最初发表在《言治》季刊第3册，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成功。今吾人若欲经营此广漠之土地，虽经披榛棘、驱虎豹，越国辽远，以为筚路蓝缕之开拓。然以视彼之重洋万里，泛孤舟于海天茫茫之中，而寻世未前闻之新世界者，其难易险夷，已不可以道里计矣。又念迩来生计之困，使一般少年多集中都市，日向恶浊之政治潮流中求生活。无论求之而得者，百不得其二三；就令求即得之，而政局之翻云覆雨，朝得之而夕旋失者，亦复比比皆是。且即其所得者，而细揣其滋味，酸辛痛苦，始已备尝。此种生涯，亦复为稍有志气之男儿所不屑。曾何如出关越塞，抱鲁滨逊飘流孤岛自辟生活径路之决心，将来所成，必不止个人之生计蒙其福利已也。念念相缘，百感俱集，不觉无限心事皆在此一个天幕中。正寻思间，忽闻弹声数响，少年急起，抱枪出天幕，枪声、群狼怒嗥声、弃马悲鸣声，一时毕集于少年之耳鼓。少年尾之以观其动静，忽悲鸣之马，寂然无声；忽群狼之怒嗥又作；忽对面之弹声愈急。少年逆知是必旋人为群狼所困，不得已而先弃其马。群狼得马，势稍缓，马尽更欲噬人矣。少年乃急实弹向群狼猛击，死泰半，狼势稍退。斯时对面呼曰：“吾友盍协力以殄此当路之豺狼？”少年应声曰：“诺。”斯时枪声如联珠不绝，狼势大杀，皆远逸。少年于黑暗中握其手而慰之曰：“勿怖！我当助君。”其人曰：“谢君厚意，微子吾遭所噬。”少年曰：“子何来？请至吾天幕中告我以究竟。”其人曰：“善。”乃与少年相携入天幕。

少年曰：“子饥乎？予行囊中尚余干饷少许，尽之勿惜也。”其人曰：“吾尚携有乳饼，吾引火烤而食之。子第尝保温器中水尚温否？”少年曰：“尚温。子试饮之。”于是且食且谈，谓少年曰：“予此行可谓长途旅行，予自蜀西入藏，经新疆至此。或以步行，时或乘马。适才为群狼所噬之马，乃

藏中土人赠予者。日行数百里，今日贪行未早息，至为群狼所迹。此健步之马，竟为最后之牺牲，惜哉。”言次慨叹不已。继问少年曰：“子何来？亦有以告我乎？”少年曰：“予年来颇思又只身作万里游，以为荷枪刃、裹喉粮，走人迹罕到榛莽塞途荒寒寂寞之山岭间，固男儿丈夫事。遂步行出万里长城，越大兴安山脉，沿戈壁沙漠，经库伦，西至扎萨克，而后抵此。途次曾数遇马贼与猛兽，予皆奋斗退之。即此天幕之所在，适亦为黑熊所盘踞。”少年言已，笑形于色，觉冒险远行之趣味，今日思之既足以自豪，而于雪地冰天豺狼当道之绝域，无意中得遇一知己，尤足以自慰也。

二人在天幕中，披地图，大约已至阿尔泰附近，盖距科布多不远矣。少年慨然曰：“方今世界多故，欧洲全境罹于兵火，俄以摧败之余，人民复欲睹平和之曙光，以改革内政为急务，单独议和之说，已现诸事实。此后西北一带，将生重要之形势。且吾国今日，南北构衅，日寻干戈，内争不休，其结果并内部而不能保，何论边疆？狡焉思逞之邻邦，终必负之以去。吾侪少年，宜抱西北发展之志，及早经营之。内部治平则保障西北以固吾圉，内部纷争则建立一新邦而备联邦之分子。此真中华少年飞跃之好舞台，吾侪盍即为之先驱？”后至之少年曰：“善！予抱此志者久矣。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达此之程叙，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而与异民族相抵抗。吾子既有志于此，盍即先由联络蒙回入手，以诚笃之精神感之，然后徐谋教育之推行，实业之发达。坐言起行，请自吾

00460

辈始。”少年跃起曰：“壮哉！吾友。起！起！起！行！行！行！”

二少年乃拔天幕，肩行囊，且行且谈，直向科布多。时天方初晓，旭日东升，皎耀之光线，恰与昆岑山巅澈白之雪相映，若以代表少年之精神，而预示其未来无限之希望，前途无量之成功。

伟哉！雪地冰天两少年！壮哉！雪地冰天两少年！

署名：剑影

李大钊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反袁运动。回国后，他在北京办报。一九一八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为教授)，积极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俄国十月革命后，他首先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支持《国民》、《新潮》等进步刊物及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他是“五四”运动的指导者。一九二〇年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党成立后，他负责北方区的工作，在党的“二大”至“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对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有卓越贡献，积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一大”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在北方建立国民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于四月二十九日慷慨就义。

李大钊生前著作很多，已搜集到的有一百一十万字。他文学修养深厚，能诗善文。他遗留下的文学著作有新旧体诗作、

散文、杂文等，这些作品富有战斗性，艺术价值也很高。他的小说不多，仅存的这两篇都是他在青年时代的作品，虽是用文言写的，但较通俗，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

陈望道：

天 底*

“……你果真到俄国去，那就象白生白养你一个人，我再也没有心肠做人了。”

一个五十左右的女人，在灯光底下很激动的同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这时那盏腻滑的菜油的灯光，也越发显出眷恋凄凉的神息了。

这女人旋过头去看了看灯光，仿佛又激起些眷恋的热情，便又说：

“我现在只希望你一个人了。你大哥，明年正月里就要搬往河对岸大伯母那里去了。你的二哥，如今又是这样，变为一个一生世没用场的人了。我现在只……”

这女人说到这里，眼睛很猛烈地看着青年的心胸，似乎在诊断青年胸波的律动。忽又将眼光移注青年脸上：

“阿麟！你是很听话的，你素来孝顺；你还是听我的话罢，不要去。听我！阿麟，……不要去，听我罢！”

阿麟的母亲，这时更接近青年垂着的头了。阿麟只是沉默着，无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母亲脸上那无限爱的倾注神情，

* 本篇最初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日。